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九回 聊共聯牀話通夕 莫從行野怨三春

建威道：「以懷祖兄之明達，乃亦作此論，誠非弟意料所及。」懷祖道：「何也？兄豈亦以商為重，以工為輕，故視臨期定貨者為無罪，欲為謀疏通之法麼？」建威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拒約初起，既已宣明辦法，當即刻日施行。乃又輕信甘言，展限兩月，致若輩得以為鬼為蜮，行此敗群之事。商會諸人，殆已無所辭責。」懷祖道：「展限者既尚無所辭責，則定貨者之罪尤不能無所懲儆，兄何為猶言疏通呢？」建威道：「事既前誤，至今其勢已危，不謀疏通，上海市面轉瞬間恐將不堪聞問。」

懷祖道：「兄何慮至此？上海商場是地球萬國之商場，僅僅禁一美貨，僅僅懲一孫君，何致敗壞市面呢？」建威道：「商場誠非美貨所得專，然一孫君定五百萬，兩孫君就是一千萬，若然三孫君呢，四孫君呢，直須二三千萬外。如許巨款，一旦全數懸擱，市面銀根，該緊到如何地步？事雖未見，不難預猜。兄尚以為可不疏通麼？」

懷祖愕然道：「兄意乃不獨為一孫君，凡類似孫君者皆將任其自定自銷，拒約之議，直可付之空談，海外僑氓，從此永永居於十八層阿鼻地獄中。建威兄！建威兄！咳！你未免忍心了！」

建威道：「我亦僑氓之一，欲同我同胞出地獄入天堂之心，未嘗不熱，但數日來，以所見所聞，互相印證，始覺大局已誤，倉卒間斷無挽回之望，遂思及早保全上海之商場，方可集眾公商，定一持久之法。一年不成則兩年、三年，兩三年不成則八年、十年，有進無退，有死無生，庶幾猶有可望。」

懷祖道：「兄茲所言，益令我無從索解？發軔方始，如何謂大局已誤，寧不使聞者寒心麼？一時尚不能守，乃謂持以十年、八年，寧不使聽者失笑麼？」建威道：「咳！兄有所未知。海上眾商所定之美貨，已至明年十月，此一年有餘內，如不疏通，所受害者不在外人，及在我中國之商人。並且夜長夢多，事難逆料，竊恐政府今日方重有賴於外人，遷就訂盟，恐將不免。」懷祖忙忙接口道：「不用美貨之說，其價值所以高於一時，其勢力所以橫於一世，正為此故。二三奸商，即使敗產傾家，咎由自取，誠不足惜。」

建威道：「何貨樂用，何貨不樂用，此個人之自由，內力無所施，外力尤無所用。價值誠高矣，勢力誠橫矣，然市面一壞，相承而及者，決不止二三人，又安得不為之計？」懷祖道：

「兄以貨為慮，然貨雖不銷，其物自在，商人所受虧者，不過目前之息，大局一定，後來仍可取償，是復何患？」

建威道：「中國商人，即使慢藏厚擁，要以田房為信用，取之存戶，取之錢商，以出入周轉，而決無數百萬實銀，任其取攜自便。母財一滯，本商之贏虧且不計，存戶知有貨在，不至驟然提還，亦且置為後談。彼錢商者，今日取之甲，明日又輸之乙，今日輸之丙，明日又取之丁，乃能於其間計贏取利，決不能任一人、二、三人宕欠數十萬金經年不還。且錢商亦非自有數百萬之實銀，以與用戶往來，不過仍取之存戶，存戶之與錢商往來者，長存者少，短存者多，誠為一人、二三人宕欠數十萬金，萬一存戶提銀，無從應付，則錢商可以立倒，錢商一倒，則弟所謂相承而及決不止數人者，其事又將立見。至此時，上海市面尚堪復問麼？」建威言至此，瓶酒已空，便令茶房盛飯。

懷祖回房一轉，少停又來，謂建威道：「兄所慮錢商之一層，理雖不差，按之目前事勢，其實並未中肯。貨定而未來，不獨未用錢商之銀，本商之母財，亦尚存之宮中。」建威道：

「遲早要來，來時將如何呢？」懷祖道：「可先運動錢商，凡臨期定貨之奸商，一概不與往來，或出或不出，及出之或如期或不如期，由本商自擔責任。」建威道：「責任呢，本為本商自擔，但有數百萬交易之巨商，其先必與錢商有首尾，貨來則出，勢無可諉。若為錢商所厄，儒者割田賣屋，以顧顏眉，點者或自棄其業，拚受貼罰。與洋商了事，而錢商未了款，則折若干成，扣若干成，固中國歇業清賬之通例。兄試為錢商思之，現在定貨者凡若干人，將來應倒者凡若干人，其所負錢商者又應若干金，真能脫然無累麼？二三奸商不足惜，相承而害及錢商，輾轉相承，又害及錢商以外之商，皆將來必至之勢，能無顧慮麼？」

懷祖沉吟道：「不用美貨，既不受內外之干涉，又可制私定者之命，萬萬不容敗壞，即萬萬不可更言疏通。惟錢商之贏縮，所關於市情者極大極險，卻不可不慮。無已，其令臨期定貨者及早退貨，是亦保全之法。」建威道：「貨樣不符可退，遲誤日期可退，未來之前，惟有意外可以言退。拒約誠意外矣，然外人決不承認，必因此入於國際。兄不嘗言強權，言實力麼？」

我苟有實力，苟有強權，猶無所畏，而今則皆無。外人誠執約問我何事絕其通商，我將何辭以對？咳！懷祖兄！此事如用兵然，決定拒約，是主戰之說也，不定不用，是行兵之方略也。

如何則勝，如何則敗，勝如何進，敗如何補救，是多少之算也。

我攻則彼如何，彼攻則我如何，是量度彼己之策也。一有不慎，未交綏而勝負之機，智者可以立決。弟所憂者，不在二三奸商，而至今日已為二三奸商所誤。拒約結果，遙遙無期，則弟之所憂益甚。」懷祖道：「兄所憂者何在呢？」建威道：「海外之工可憂，國內之工尤可憂。我輩所主興墾、立廠、造路、開礦之數端，至此殆無可緩。然富者貧之母，富者將貧，貧者又將何賴？能無痛心麼？」

懷祖想了一想道：「造端益宏，願兄盡罄所言。迢迢長夜，也可借此消磨。無畏趾離子橫來擾人。」建威也是欣然，只聽窗外風聲、雨聲，拉雜交作，電火挾著雷火，條來條往。

懷祖道：「是幾時下的雨，清談相對，竟自忘懷，可笑人哩。」建威道：「知己天涯，聯牀風雨，是人生極樂之境，管他幾時下的？」懷祖道：「夜深涼重，宜倩麴秀才來伴岑寂，兄尚能扞戟三百否？」建威道：「旗鼓對樹，餘勇未衰，只愁小巫，不要退避三舍。」懷祖笑道：「小戶遇大戶，唾涎即倒，兄須自防，莫慢愁人。」因起身取了兩瓶白蘭地，倒在玻璃杯內，又衝了荷蘭水，才道：「肴盡盤空，只好借兄豪談，作下酒之物。且問國內之工如何可憂？富者又如何將貧？」

建威道：「目前所為，於法律上謂之報復，在我誠為有名，然我以是施之人，亦當防人以是施之我，萬一我曰不用美貨，外人亦曰不用華貨，弟恐中國有害群負約之奸商，外國必無徇私背眾之謬種，一年之內，享利者外人，受害者華人，且其數未可詳計。」

懷祖道：「如是則如孫君等，其負罪尤大，非使之受至痛至巨之懲罰，殆難甘心。」建威道：「以理論，若輩誠為可恨，以勢論，事機已變，與其言懲罰，絲毫無損於外人，不如言補救，猶望保全華人之生計。」懷祖道：「怎又要慮華人生計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一年之內，誤於若輩，結果殆已無望。轉瞬而秋而冬，冬盡而又春，事若未解，不用華貨之一層，必將發見。懷祖兄！中國商業不以絲茶為大宗麼？江以南之居民，不專以絲茶為生計麼？」懷祖道：「且慢，外人並無此意，開隙以待人，不如納約以自贖，兄毋為教孫升木。」

建威不覺失笑道：「畏鍾者謂鍾師曰，毋聲鍾！畏弓者謂弓師曰，毋力弓！不知鍾與聲相習，弓與力相應，非其師所能止。今兄畏人，謂我曰毋教人，不知循環往復，無待於教。如諱其無，貽事後之悔，寧防其有，猶可為事前之計。」懷祖點頭。建威又說道：「中國絲茶二項，為運美出口之大宗，我工我商，僑居彼國，用此者亦復不少。但一出一入，其權皆在彼商，故我不用美貨，猶有人敢定之使來，彼不用華貨，我並無人能販之使往。彼乃添運意法日印之絲茶，以供一國之所求，我旅外之工商，亦不得不茹羞飲恨，仰鼻息以分其餘瀝，其為痛苦，寧可深言？」懷祖道：「此猶指僑氓說，願聞本國補救之法。」建威道：「勸絲商少收絲，勸茶商少收茶，年少數百萬之實耗，商人猶無所傷。勸蠶戶少養蠶，勸茶戶少種茶，半年數月，頓覺無以資生。諺云：饑寒起盜心，從此且將多事。若聽之不相過問，絲商、茶商、一蹙必不復振，蠶戶、茶戶，得利亦不過一時，終非久計。」懷祖道：「拒

約事罷，我用美貨，彼亦必用我貨，如兄言，似乎中國之絲茶，外人將從此不再聞問，恐無是理。」

建威歎道：「絲茶何止銷彼國？甲年短銷，乙所並無所增，早有比例。美人不添運他國之絲茶則已，苟添運他國之絲茶，弟敢決中國之為此業者必然永敗。故弟以謂不定美貨，當添一語曰，華定華貨；不用美貨，當添一語曰，華用華貨，既曰華定華貨，華用華貨，非興農牧以補未備之天然產，非興工廠以補未備之製造物，亦復空言無實，此中原理，兄固深明，不煩弟之多言。但體大端巨。三數私人，量遠而力不足以及之，是非求本國商家之贊助，決難普及。求商家之贊助，而先令其顧影汲汲，未暇自謀，如之何其有成呢？」

懷祖道：「項莊舞劍，不離左右，兄意仍主疏通呵。」建威道：「總而言之，拒約之舉，無臨期定貨之商人，則彼已受實害，一年當可定局。有臨期定貨者，則彼窺我之團體，殆如散沙。非持久不能有濟，欲持久則必農牧工廠同時並舉，納蠶戶茶戶於其中，使其少種少養，則絲茶商人少實耗即受實利。

至農牧工廠之資本，既欲籌之商家，自當令其母財通而不滯，方可收為我用。否則銅山西崩，洛鍾東應，一發所動，千鈞並搖，恐不待內力外力之交至，先將自相紛擾，一紛擾必致自相解散。延頸？足，停辛佇苦，所結之團體，如雲麗空，如煙過眼，轉瞬即無蹤影。豈獨海外僑氓，全中國人皆將永永居於十八層阿鼻地獄中，不復有昇天堂之日。弟不辭煩復，扼要再講幾句。我制人先自制，定貨者必敗，此自取無所尤，而必害及錢商。我制人而諱言人制，業絲茶者必敗，亦並害及錢商。而蠶戶山戶之窮民且難自存。二者有一出現，於我輩理想之實業，所以為持久計者，皆有莫大之關係。兄誠達人，當能會我斯言。」